

世界文學叢書

獸子集

汝龍譯

上海出版公司印行

8
K

獸 子 集

俄・庫普林著
汝 龍 譯

庫普林短篇小說集二

上海出版公司印行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三四號

一九五一年六月初版

——三〇〇〇冊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再版

三〇〇一——五〇〇〇冊

一九五三年九月三版

五〇〇一——一〇〇〇〇冊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書名 獸子集

著者 A. Kuprin

譯者 汝龍

編者 鄭師陀
李振鐸

李健吾

出版者

上海出版公司

上海四川中路源

陵大樓七〇一室

印刷者

上海海寧路六九七號
毅華印刷所

定價 三八〇〇元

目次

復活節.....	一
歡子.....	二二
哈姆雷特.....	三九
最後一句話.....	七三
幾株紫丁香.....	八七

復活節

佛茲尼辛上校坐火車從彼得堡上克里米亞●去，路上，他特意在莫斯科下了車，住兩天，他的童年和少年原是在莫斯科度過的。據說，有些動物覺得自己快要死了，就先到自己所喜歡的地方或常去的地方去轉一轉，好像去告別似的。佛茲尼辛一時還不會死，今年四十歲，他仍舊強壯，保養得挺好。可是在他的趣味和感情上，在他跟人世的關係上，他已經到了這樣一個地步：生命幾乎不露形跡的從此轉入了老年。他已經開始縮小他的享樂和嗜好的範圍；他的舉動已經現出深謀遠慮的習慣，和多疑的習慣；他那暗啞的、

●俄羅斯南部的一個半島——中譯者。

下意識的，對大自然的、動物性的熱愛，已經減低，讓位給對於各種美色的比較精細的鑑賞了；女人那種奪魂攝魄的迷人處，再也不能打動他的心，擾亂他的心；他開始常常想到自己的死了——這是精神衰退的第一個徵象。以前他雖然也想過，却是隨隨便便的一想，想過就算了——死亡是早晚總要來的，不過不是來到他自己身上，而是來到一個別人，一個姓佛茲尼辛的人的身上。可是現在他清清楚楚的想到了死亡，那種清楚是一種痛苦的、尖銳的、殘忍的、絕不動搖的、無情的清楚，弄得他在晚上害怕得心跳，血變涼了。正因為有了這種感觸，纔逼得他重去游歷他少年時候所熟悉的地方，重溫一遍他記憶中那些親切的、非常甜蜜的、籠罩着一層詩意的悲哀的、兒童時代的往事，重去叫自己的靈魂嚐一嚐因了回味一去不復返的往事所生出來的、帶點甜味的悲傷——他這一生中那最初的印象是多麼純潔晶瑩啊。

他果然這樣做了。他在莫斯科住了兩天，回到他的舊居。他去看一看他舊日的女教師開辦的、膳宿兼備的、用福勒拜爾●法教授的學校，他在那兒住過六年；那兒，樣樣東西

都變了，重新建造過了；男生部取消，可是女生教室裏那些新漆過的桌椅上仍舊冒出好聞的、誘人的氣味；食堂裏也仍舊有各種東西雜在一起的、好聞的氣味，現在的學生依然跟從前一樣，把蘋果偷偷掩藏在自己的私人食廚裏，那些蘋果的氣味特別強。他重去看過他舊日讀書的軍事學校，還上那私立教堂去了一趟，往日做軍校學生時他常在那兒領導着做禮拜；穿着白袈裟，抖着香爐，走出來，就着燭光朗誦福音書，可是有時也偷蠟燭頭，還跟那滑稽的教堂執事做鬼臉，逗得他忍不住笑出聲來，因此有一回他給牧師嚴肅的驅逐出了聖壇，那牧師是一個莊嚴、肥胖、白鬍子的老者，模樣挺像聖壇後面掛着的上帝的畫像。他走遍舊日的街道，特意在那些當年勾起他的天真幼稚的初戀的房子前面逗留一番；他走進院子，上了樓梯，可是房裏的人他一個也認不得，一別二十五年，生了好多的變化，房子也改造了好多回。他發覺他那陳霉的、厭倦生活的靈魂仍舊冷冰冰的一點也不感動，不由得又懊惱又奇怪；他那靈魂一點也沒有因了回憶往事而照例生出一點。

來那種熟悉的悲哀，那種溫和的悲哀那麼鮮明，那麼平靜，那麼纏綿，那麼委屈的悲哀。

「是啊，是啊，是啊——我老了，」他自言自語，悲哀的點頭……「老啦，老啦，老啦……」
沒辦法……」

他離開莫斯科以後，在基輔●辦了整整一天的事情，直到聖週●的週初纔到了奧節薩●。可是一連好幾天，天氣很壞，佛茲尼辛有暈船病，不敢搭船。直到復活節的前後，天氣纔轉晴，海纔平靜。

傍晚六點鐘，「阿歷克塞大公號」輪船離開碼頭。沒有人來送佛茲尼辛，這倒正中他的心意。他受不了那種帶點歇斯底里的、永遠叫人難堪的告別喜劇，上帝纔知道人爲甚麼要在船邊上站立整整半個鐘頭，低頭瞧着站在岸上的人，勉強的做出笑臉，拋吻，還

● Kiev，烏克蘭的一個城名。——中譯者。

● 復活節的前一個禮拜。——中譯者。

● Odessa，烏克蘭西南的一個城名，在黑海岸上。——中譯者。

時不時的用一種演戲的口吻對岸上的人說些沒意義的蠢話，一直得等到輪船慢騰騰的、沉重的開動，人纔嘆一口氣，這齣戲纔算演完。

船上乘客很少，其中大多數又是三等艙乘客。頭等艙裏除他自己以外，只有兩個乘客，一位太太帶着一個女兒，這是茶房告訴他的。「這樣倒好，」他暗自想道。

一切都預告了這趟旅行會順利而舒適。他的艙房很好，挺大，光綫充足，有兩個長沙發，根本沒有上鋪。海水雖然微微動盪，可是漸漸平靜下去，船並不搖晃。不過，到夕陽西下，甲板上吹來一股清風。

佛茲尼辛那天晚上開着窗子睡覺，幾個月以來，也許整整一年以來吧，沒這麼好睡了。船到幽巴托里亞（Eupatoria），他給拋錨的鬧聲和水手在甲板上跑來跑去的聲音驚醒。他起床，很快的穿好衣服，叫了一杯茶，上甲板上去了。

輪船在一片半透明的霧裏拋了錨，東升的太陽的金黃光芒給那霧染上一點乳白而粉紅的顏色。平平的海岸閃着光，遠遠望去看不大清。海水溫柔的拍着輪船的兩邊。魚

啦，擺青啦，海藻啦，合成一股奇異而好聞的氣味。輪船旁邊停了一隻小船，載着大捆小包的貨物，正在裝上輪船。在清晨的純淨空氣裏，響着船長的命令：「Maina, vera, vera, po malu, 停住！」

等小船開走，輪船又開動，佛茲尼辛就走下去，進了食堂。他的目光遇到一片奇怪的景象。桌子連起來抵到長房間的牆，裝飾着鮮豔的花朵，擺着復活節的喫食。有燒烤的整隻羔羊；還有火雞，火雞的長頸子給看不見的棍子和鐵絲撐起來，蠢樣的頭高高的昂着。它們的細頸子變成一個個號的樣子，它們隨着輪船的顛簸一齊顫抖。它們也許是太古時代的怪獸，就跟人在畫片上看見的雷龍或魚龍一樣，躺在大碟子裏，兩條腿盤在身子底下，彎曲的頸子托着它們的頭，頭上的眼睛帶着滑稽的、小心的警惕神情往背後看。燦爛的陽光從舷窗射進來，在桌布上印成金黃的光圈，把復活節蛋染成青紫的顏色，使得那些花朵（百合花啦，堇花啦，慈姑花啦，紫羅蘭啦，毋忘我啦）紅得像一團旺火。

另一個頭等艙的乘客也下來喝茶。佛茲尼辛偶爾朝她瞟了一眼。她既不年青，也不

漂亮，可是身材頗長，發育健全，相當豐滿，穿着樸素而考究的衣服，鑲着綢子的袖口和領口。他的頭髮着淡藍的，半透明的頭巾。她在喝茶，同時在看一本書，從那本書的小巧玲瓏的裝訂和淡黃色的封面看來，佛茲尼辛揣摸着那是本法文書。

她的身上有點地方使他覺得古怪而隱約的熟悉，那地方倒不是在她的臉上，却在她扭動頸子和回報他的眼光時那種擰眉睨視的神氣。可是這下意識的印象不久就消散，忘掉了。

休息室的燥熱不久就使得乘客們上了甲板，他們在輪船的陰涼的一面坐下來。那位太太仍舊在看書，不過她常常把書放在膝頭上，凝望着海水，凝望着在海水裏翻騰的海豚，凝望着遠處兩岸的陡壁，有些地方顏色發紫，有些地方生着點稀疏的青草。

佛茲尼辛在甲板上走來走去，走到他的艙房就折回來。有一回，她走過那位太太面前，她抬起頭來注意的瞧着他，現出探問的好奇神情，他又覺得以前好像在哪兒見過她似的。漸漸的，這種固執的感覺弄得他不安起來，他覺得那位太太也有同樣的感覺。可是

他雖然費力的想，還是想不起以前見過她沒有。

臨到第二十回走過她的面前，忽然，他幾乎不由自主的停在她面前，行了個軍禮，把他的鞋刺輕輕的磕攏，說：

『原諒我唐突……可是我總覺得我認得您，或者，也許很久以前我認識您。』

她的像貌平平常常，皮膚白裏透紅，頭髮蒼白——不過只有近看纔看得出來，因為頭髮的顏色原本就很淡——白白的睫毛蓋着藍眼睛，臉上有一點淡淡的花斑。只有她的嘴還新鮮動人，嘴唇豐滿粉紅，那條弧綫很美。

『我，』她說。『也有這感覺。您猜怎麼着，我一直坐在這兒納悶兒，不知道我們在哪兒見過面。我姓勒佛娃——您想得起有這麼個朋友嗎？』

『對不起，我想不起來，』他回答。『我呢，我姓佛茲尼辛。』

那位太太的眼睛忽然亮了，現出快活而親熱的微笑，佛茲尼辛看出來她立刻認得他了。

『佛茲尼辛，考里阿。佛茲尼辛，』她快活的叫起來，對他伸出她的手。『我怎麼會認不得你啦？……當然，勒佛伐是我丈夫的姓。……可是不，你馬上就會想起我來。……想一想吧，莫斯科，勃里索格萊卜斯基街，屬於教堂的那所房子。……怎麼樣，你不記得你的老同學阿爾卡夏·育爾洛夫啦？……』

佛茲尼辛的手顫抖着，跟她握了握手。記憶裏，亮光一閃，他明白過來了。

『哎呀，再也沒想到！……別是麗娜其卡吧？哦，請你原諒。……艾麗娜……艾麗娜……』

『艾麗娜·烏拉吉米羅芙娜，』她插嘴。『你忘了……可是你，考里阿，却還是那個考里阿，恍恍惚惚，怕難爲情，感情衝動的考里阿。咱們這樣的見面，好怪喲！坐下來……我心裏多高興啊。』

『對了，』佛茲尼辛喃喃着說，『這世界真是小得很，人人一定會遇見每一個人』

這是個絕不新奇的思想。「可是告訴我，你一向怎樣。阿爾卡夏怎麼樣啦？——還有亞歷山德拉·米列芙娜呢？——還有奧列其卡呢？」

在學校裏，佛茲尼辛只跟一個同學要好——那人就是阿爾卡夏·育爾洛夫。每逢禮拜天放了假，他常上他家去串門兒，遇上復活節或聖誕節，他有時到他家去度假。沒有考進大學以前，阿爾卡夏害了病，遵醫生的勸告下鄉去了。從那時起，佛茲尼辛就再也沒瞧見他。許多年以前，他偶然聽說麗娜其卡嫁給一個軍官了，那軍官有個很不平常的綽號，叫做節尼希克（Tenishchik），做了一件又愚蠢又意外的事情——自殺了。

「阿爾卡夏在一八九〇年在我們鄉下的別墅去世了，」那位太太回答，「害的是癌病。家母過了一年也死了。奧列其卡在醫學院畢了業，現在在塞爾采卜斯基區做醫生——在那以前，她原本在我們傑瑪基諾村做助理醫生。雖然有有些人跟她求婚，而且門當戶對，可是她從沒結婚的意思。我呢，結婚了二十年啦，」她說，抿着嘴微微的笑。「我簡直是個老太婆啦……我丈夫在鄉下有一份田產，而且是當地參議會的議員。他沒有

多大的名氣，不過他是個老實人，好丈夫，不是酒鬼，也不像別的男人那樣愛打牌，勾搭女人。……謝天謝地！……」

「你記得不，艾麗娜·烏拉吉米洛芙娜，有一陣子我愛上了你？」佛茲尼辛忽然插嘴。

她微微的笑，她的臉立刻現出年青的神氣。佛茲尼辛看見了一眼她那金牙上的亮光。

「瞎胡鬧！……小孩子家的戀愛。……可是你一點也不是愛上了我；你其實愛上了錫涅爾尼科夫一家的四個女孩子，愛完了這個，又愛那個。大女兒出閣以後，你就把你的心放在二女兒脚下，然後照這麼一個一個輪流下去。」

「啊哈！你有點醋意啦，對不對？」佛茲尼辛說，帶點取笑的得意神氣。

「哼，一點也沒有！……你跟阿爾卡夏的弟弟一樣。……後來啊，大概是在你十七歲的時候吧，我覺得你對我變心了，心裏倒真是有點不痛快來着。……你知道，這是很可笑

的，可是女孩子的心跟婦人的心差不多。我們也許不喜歡一個沉默的愛人，不過要是他去向別人獻殷勤，我們却要喫醋。……可是這些全是廢話了。講給我聽聽，你的生活怎樣，你住在哪兒，你做甚麼事。」

他把自己的生活講給她聽——在大學，在軍隊，在戰爭裏，以及他眼前的情形。對了，他始終沒結過婚——起先是怕養不起家，怕窮，現在呢，可又太遲了。當然，他跟女人調過情，甚至還有過嚴重的風流韻事呢。

過一會兒，談話停止了，他們默默的坐着，用溫柔的、淚水模糊的眼睛互相望着。在佛茲尼辛的記憶裏，三十年前的舊事很快的來到他的眼前。他十一歲就認識了麗娜·其卡。她原是個頑皮的、手脚不拾閒的女孩，愛講故事，愛搗亂。她滿臉雀斑，胳膊和腿挺長，生着白睫毛，亂蓬蓬的紅頭髮的長髮辮掛到臉上來。她姊姊奧列其卡就不同；她老是躲得遠遠的，一舉一動像個規規矩矩的女孩。遇上假期，他們就一塊兒上六會堂去跳舞，或去看戲，看馬戲，溜冰。他們開聖誕晚會，一塊兒玩孩子的遊戲；他們在復活節染雞蛋，在聖誕節

穿新衣服。他們一忽兒吵架，一忽兒講和，跟小叭兒狗似的。

這樣過了三年。麗娜其卡每年夏天跟隨家人上傑瑪基諾村的鄉間別墅去。那年秋天她回到莫斯科來，佛茲尼辛驚奇得張口結舌。她變了；你不能說她美，可是她臉上有一種比美豔更神奇的東西，她身體裏面的女性開了花，使得她臉蛋緋紅，光彩煥發。這種情形是常有的。上帝纔知道這奇蹟是怎麼發生的，總之，一個難看的，不成樣子的，粗笨的女郎不消幾個禮拜就會忽然長成一個嫵媚的少女。麗娜其卡的臉仍舊保持着給夏天的太陽曬得發黑的顏色，在皮膚底下她的熱烈而年青的血旺盛的流着，她的肩膀豐滿了，她的身材壯美了，她的柔軟的乳房有了明顯的輪廓——她的身體已經變得婀娜，苗條，秀氣了。

他們彼此間的關係也變了。他們變得跟從前兩樣了，有一個禮拜六的傍晚，在做禮拜以前，他倆在一個燈光不明的房間裏一塊兒玩，不料兩個人扭成一團，打起來。窗子敞開着，花園裏飄來秋天的清新空氣和落葉的微帶酒味的香氣，教堂的鐘慢騰騰的一聲